

題目：6027

回頭看了最後一眼的陽光後，深吸一口氣，他打開了警局的大門。

「我殺了人。」

他微微轉醒，眼底浮現的是陌生的天花板，

「你終於醒啦？」陌生的聲音由遠而近，躍入眼簾的是一個陌生男人的面龐。
四肢動不了，上身赤裸，雙手握拳挑戰皮繩的強韌。

「沒用的，越動越容易受傷哦。」

「我們就從你犯的錯來決定要怎麼懲罰你吧！」那個男人露齒而笑。

「我把他殺了。」他這樣說，臉上沒有驕傲，沒有悔恨，沒有任何表情，平靜的樣子讓人背脊發涼，就像是在說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一樣：

「因為他奪走了我重要的東西。」

員警一臉漠然，桌上冒著熱氣的茶水已經涼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男人混著恐懼和疼痛的尖叫被口中的布團擠回胃中，混合著血液與胃液。

「我做錯了什麼…？」發脹的腦子不停的思考，然後又被下一次的疼痛打斷，淚水無法控制的溢出眼眶，疼痛讓腦中再次變的一片空白，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應該是站在家門口才對的，對了…我要開門的時候好像被人從後面打了…是那時候嗎？他把我帶來這裡要做什麼？

思緒在腦中不停翻攪著。

「哎呀呀…」男人腹部上傳來的痛楚讓他不由自主的拱起身來，始作俑者漠然的俯視著這一切。

「看你的樣子好像不清楚你做錯了什麼？」

忽近忽遠的聲音讓一切都感到如夢一般，只有脊髓傳來的痛楚分外強烈，為什麼……？

「你還記得長瀨香織嗎？」

瞬間清醒。

「那你先說說看為什麼把他殺了吧，動機？」相貌平凡的警員，坐在偵訊室桌子對面冷漠的問著，桌上散亂著不知內容為何的紙張，使人有誤入了連續劇劇情的錯覺。

「他殺了我妹妹。」隱含著絕望、失落，強烈的情緒波動中有著如火山般的憤怒，男人顫抖著握緊了雙拳。

「我…不能原諒他那種人，在喪禮上不僅沒有露面，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有，還能整天睡覺吃飯過的心安理得。」

輕撫過粗糙的手鍊，這是唯一的妹妹在自己十二歲生日那年送給他的，「哥哥一定很適合的！」「看！我說的沒錯吧！只要把它稍微剪短一點…好了！」像個小孩子似的笑容望著他的妹妹，彷彿還聽的見那清脆聲音似的，令人懷念。

「接下來呢？」

長瀨香織…是哪一個？是一個禮拜前那個棕色頭髮的女孩嗎？還是一個月前那個帶無框眼鏡的？腦中不停的搜索著似曾相識的字語和破碎的畫面，想不起來…想不起來啊！！！！！！！！

「嗚咕……！」冰涼的液體滑過身上的傷口帶來的劇痛和灼熱讓他瞬間回到現實。

「唷，你好像忘記她是誰了？」眼前的男人看起來…好開心，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他還在笑著，笑著接近我啊！！

即使身體被綁著還是止不住的顫抖，痛得發抖。

「你害怕嗎？」男人溫柔的聲音在他耳中聽起來就像撒旦的呢喃，點頭後的結果是男人開心的放聲大笑，

「這樣啊…原來你也會怕啊？」

男人手上的瑞士刀映著燈光緩緩生輝，上頭的濃稠液體因重力而滴落，像冰冷的蛇滑過他的腹部，順著身體曲線在地上發出了「啪嗒！」一聲，沾黏一地。

「想要我停嗎？還是繼續？」

還在笑啊，那個男人還在笑啊！溢出的眼淚隨著頭擺動的幅度散落地面。

「那，」男人纖長的手指撫過刀面：「在那時候她尖叫著，哭著要你停、要你住手的時候為什麼你不停呢？」看著滿佈血絲的雙眼時，有什麼東西碎掉了，想起來後巨大的絕望感襲上心頭。「啊…啊……」

「我的妹妹啊，是誰都無法取代的。」

他用著一種緬懷的語氣說著：「從小就喜歡跟在我的身後到處跑，不管到哪裡都一定要有人陪，只要丟她一個人就會害怕的哭泣的孩子，啊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她開始有了秘密，會一個人躲在房間裡打電話，和不知道是哪來的男孩子相約出門，親密的牽手、聊天，然後，她變了。」

他難過的低下頭，在沉重的嘆息之後接續：「她開始會說粗魯的話，對母親大吼，不理會父親說的勸告，甚至還無視我的存在，不過，那只不過是暫時的，因為我知道她其實是個好孩子，在過了一段時間後那個乖巧的她果然回來了，頭髮染回了原來的黑色、對別人說話輕聲細語，也不再和那些男孩子們有聯絡了，大家也都鬆了一口氣，日子終於回到了以前和平的樣子，早上時大家一起吃早餐，晚餐時一起談天說笑，妹妹她總是坐在她的位子上靜靜的聽著我們說的事情，偶爾聽到了有趣的話題就放聲大笑，乖巧的她雖然回來了，卻也變的沉默了，她很少主動說自己的事情，但是只要你開口問她倒也不會隱瞞，也就是在那時候我才知道那件事。」

似乎是說的口渴了，他拿起杯子來潤了潤乾裂的嘴唇。

「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她喜歡上了一個男孩子，為了他而改變，『他不喜歡粗魯的女孩子。』那當下我愣住了，原來她也到了這個年齡了，雖然並不會有憤怒或是什麼其他的情緒，但不知道為什麼總有一種不甘心，就像喜歡的東西被搶走的感覺一樣很不舒服……可是看她笑的那麼開心，我想只要她能夠開心就好了，但是又害怕她會受到傷害……因此我開始向那男孩子身邊的人打聽他的為人。有不少人和我說他是個不錯的人，我也就那樣愚蠢的相信了，所以，事情就那樣發生了。」

破碎的畫面串聯成影片在腦中開始放映。

笑容、談話、邀約、大街…討論、借書、公寓、衝動、尖叫、眼淚、興奮、哀號、繩子、衛生紙、褲子、皮帶、哭泣、男人、拳頭、狂奔、暗巷、咒罵…

「嗚啊……嗚啊……」

「怎麼？想起來了？」男子看起來笑的更開心了。就是你吧！那個在公寓裡面突然衝進來揍我的那個人，不知什麼時候地上已經有了一灘水漬，因為恐懼而淚流不止、不停顫抖的身體沒有緩和的趨勢，反而在回憶起事情後身體的反應更為加劇，可是…可是我明明就沒有殺人啊！對！我只是侵犯她而已！只是侵犯她而已！都是她不好啊！！故意在我前面一直半推半就！又在緊要關頭喊停！都是她不好！！我沒有殺了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世界上真的有這種人呢，」男人表情彷彿思考著什麼，自言自語般的字句他聽的一清二楚：「死到臨頭還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一心只認為自己沒有錯，錯都在別人身上，哎呀呀，世界上這樣的人還真多啊，你說是吧？」他又笑了，男人又笑了。

「我都忘了，你也是其中之一呢。」男人的手指輕滑過他的面龐，笑的更開心了。

「那天下午，妹妹她傳了一封簡訊給我，現在內容我還記的清清楚楚：『哥！今天那個男生跟我說話了耶！還問我說要不要出去逛逛！原本我想說要問他放學後要不要去走走的時候，沒想到他竟然就約我了！因為這樣所以我今天會晚點回家哦！大概下午6點！ 香織』」

他閉上眼長長的吁了口氣，警員則是目不轉睛的看著他削瘦的面龐。

「要是……的話就好了…。」看著他的警員忍不住這樣想。

「然後，」待情緒較為平穩後他繼續說了下去：「那天晚上因為香織到了7點還沒回來，她是一個很注重承諾的孩子，大家也很擔心……可是警察說失蹤要報案必須等上24小時才行，後來大家分頭找她有可能會去哪裡的時候我才想起來，因為她在之前出去玩的時候也有這樣跑不見過，所以爸媽有在她的

手機上裝了GPS，搜尋後發現只在附近我就在沒有跟爸媽聯絡的情況下自己過去，啊…現在想想，還好我是一個人去，因為那個樣子的她，越少人見到越好…」

漸漸微弱下來的聲音，警員看著在對面盯著灰色地板墜入回憶的他。

不要…不要…哥……你不要看我……，她哭著，一直，一直哭著，在那個瞬間了解了所有事情的當下，他恨不得殺了自己，握緊的雙拳像是出門前在練習的搏擊，狠狠的撞上那傢伙的臉、脖子、腹部，殺了他、殺了他、殺了他、殺了他！殺了他！！殺了他！！腦中只剩下這個聲音不停的迴響，在那個混帳奪門而出的時候讓他停下腳步的是她的哭聲，不知道什麼時候她已經站了起來，不知道什麼時候她已經拿著蓮蓬頭不停的沖洗自己，好髒…好髒…好髒…髒……好…髒……

不用說出口也知道她的動作代表著什麼，能做的只有拿大衣蓋著她、站在她身邊、抱著她，忍住怒火和即將奪眶而出的眼淚，能做的只有默默的帶著她回家。別跟爸媽說。這是那時候她說的，他也就照做了，慶幸的是到家的時候爸媽兩人都還沒回來。她先去休息了，他留下來應付爸媽。

「所以那時候，我跟爸媽說香織失戀了所以心情不好亂跑忘了時間，還好他們相信了，不過在那之後，香織她變的更沉默了，爸媽有時候叫她的時候都在發呆，雖然她在爸媽面前好像沒事，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她不可能沒事的，當只有我們兩個人獨處的時候她就會卸下她的面具，她會在我身邊哭、抱著我哭…，就這樣子，我們兩個人相處的時間慢慢的變長了，爸媽覺得奇怪我也只是用“她現在失戀了心情很難過，我來開導她”這種理由來矇混過關，然後事情來的很突然，真的，很突然。」

「就在我對香織產生了那種微妙的感覺後的沒幾天，不知道是誰用手機發出了『長瀨香織是個誰都可以的女生，很需要男人呢，已經不知道和多少個人睡過了。』這種內容的短訊，她們班的導師還因此將她留校察看。我請朋友幫我找出到底是從哪個位址發出的短訊，是那個混帳！」

男人恨恨的說著，捶在鐵桌上的拳頭發出「碰！」的巨大聲響。

「後來，因為這樣香織被班上的女生找去頂樓，說是詢問可是根本就是在拷問她，這是精神上的傷害！她們逼問到底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出來，說不想和香織這樣骯髒的人在同一班，最後她們的結論是什麼你知道嗎？她們的結論是因為香織自己淫蕩所以才會有這種東西流傳出來！」

「哈哈哈哈哈！多好笑！香織她根本就不髒！她是受害者啊！可是卻還必

須站在那裡聽那些傢伙說那些東西！不知道是誰先動手推了一下，結果香織也就回手了，後來…後來……香織她就被那些說要詢問她的人以一句“不小心用力過猛”給推下樓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們殺了她啊！那個混帳已經殺了她一次結果她們殺了她第二次！徹底的殺了她！結果呢？！結果竟然以“尚無行為能力、這是意外，所以是過失致死”這種敷衍的態度判處了她們緩刑！而那個傢伙則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啊！沒有起訴書、沒有站在被告庭！什麼都沒有啊！我不能原諒他！他傷害香織最深卻什麼事情都沒有，所以，我把他殺了，這是我唯一能為香織、為我自己做的，對他的懲罰。」

一口氣說完後，他大大的喘了一口氣，臉上綻出釋然的微笑。

靜止不動的身體已經失去了溫度，男人只是淡淡的，淡淡的笑了，臉上卻有淚水滑落。

「我這樣做，我知道妳不會開心，可是就這一次，就讓我任性這一次，這是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唯一能憑弔妳的事」。

瑞士刀上的鮮紅已經綻放成了深紅色玫瑰。

警員面前的是寫的滿滿的紙張。

「所以說，我是來自首的，」男人這樣說。

「接下來就交給你們了，就算被判了死刑我也沒關係。」一臉泰然。

警員在心底又惋惜了一次，然後開了口：「那麼在正式起訴之前就請你聽我們的指示，請你和偵訊室外那位別有牌證的警員走，他會指示你接下來的事情。」

男人點點頭，偵訊室外的人領著他走了。

「辛苦啦。」同事拿著感覺不怎麼好喝咖啡進來。

警員只是笑笑：「沒辦法嘛！畢竟上面有指示，不過他就是津日企業の公子啊…只能說實在是太可惜了。」

「嗯，」同事邊喝咖啡邊說：「聽說第一次跑來的時候還嚇了所有人一跳呢！一進來就嚷嚷著說殺了人要自首，結果讓他在附近的便宜旅館待了一夜結果第二天又跑來說了相同的話，一開始大家還以為他是在開玩笑，結果後來才覺得不對

勁，津日企業的那位為了他兒子結果還買了一間隔壁病院的房間，請了專員照顧，我們照著他說的卻怎樣都找不到屍體，不過小池良介確實是失蹤了，怎樣都找不到屍體，問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就變成現在這樣，啊，不過也真是可惜啊，為了那種傢伙斷送了自己的未來，那個小池良介以前就有因為竊盜、性侵之類的事情留了前科，在少年法庭也算是個半常客，不過因為他們家也算是有點影響力所以把那些事情都壓下來了，靠那張臉聽說吊到不少女人呢。」

「嗯，的確啊，為了那種人…不過他那個樣子就算起訴了也不可能會坐牢吧。」

「嗯？啊啊，那樣子是已經不可能坐牢了，畢竟連醫師證明也有，而且坐牢對他來說也沒有什麼意義…」

真是太可惜了，忍不住在心中又念了一次。

別著牌證的醫護員緊跟在他身邊，替他打開了門：「長瀨先生，這是你的臨時牢房，如果你覺得有什麼事情就按牆上的鈕我就會過來。」

「嗯。」他坐下來看著窗外。

「真好的天氣啊，以後就看不到了呢……。」男人溫柔地笑著。

他不知道，在青葉精神病院滿是軟墊的特別房裡是沒有窗戶的。